

一部对时代充满眷恋之情和对未来充满期待的
呕心沥血之作，
一部真实刻画被改革大潮洗礼的干部队伍
百态及官场正规则与潜规则的入木三分之作。

韩喜凯 著

作家出版社

累

魏果尔

韩喜凯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累/韩喜凯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7

ISBN 978 - 7 - 5063 - 5862 - 0

I. ①累… II. ①韩…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3656 号

累

作 者: 韩喜凯

责任编辑: 李亚梓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372 千

印张: 23

版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0 月第 5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862 - 0

定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引 子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一个 6 月天，京城一所著名高等学府里，又一批莘莘学子从老师手里接过了硕士学位证书，他们头戴硕士帽，身披硕士服，三三两两，说说笑笑，难以抑制的激动与兴奋，映红了一张张青春的脸庞。午后，天无纤云，阳光纯净而透明。经济管理专业的应届研究生张立人，手握一本卷起来的书，坐在校门口的老柳树下沉思着。斑驳的柳荫里，几只麻雀在脚边杂乱地啄着什么，张立人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张立人一直是学习尖子，是本届本专业里仅有的三名学生党员之一，加上小伙子长得帅气又阳光，中等偏上的个头，头发乌黑油亮，眼睛炯炯有神，五官搭配匀称，如果不是一副宽边近视眼镜架在那浓眉下高高的鼻梁上，简直从电影明星中也找不大出如此英俊标致的男人。

那时的研究生由国家统招统配，多数同学都渴望能分到一个专业对口的理想单位，也有的正做着继续深造的准备。而张立人却处在两难之中。父母希望他先留校工作一段，积累些社会经验后再读博士，而导师则希望爱徒直接读自己的博士。张立人正为这个伤脑筋。他用手卷起的书本轻轻敲了敲额头，不料，这个不经意的动作，却惊飞了啄食的麻雀，他抬头看着隐藏在柳条枝里的飞鸟，微笑着摇了摇头。继而，心事重重地又远望着进出校门的一个个青春背影。这时，一声清脆的喊声响在耳畔：“立人，你的信！”

这是老同学田玉跃的来信。他俩是在大学认识的，田玉跃是哲学系大专班的学生。那个年代，刚恢复高考不几年，不用说考上大本，就是上个大专或中专，也相当不容易。田玉跃一毕业，便分配到泉滨县工作。从来

信中得知，田玉跃现在已是泉滨县边河镇的党委书记了。来信盛情邀请张立人加盟边河，并许诺了若干优惠条件，包括两室一厅的住房，择机安排相应的职务等。信中言词亲和，恳切，急迫，看起来倒是诚心诚意请他去帮忙干一番事业。而信中的两个关键词，最让他为之心动：一个是“平台”，是成就事业的“创业板”；一个是“基层”，也就是踏上社会大舞台的“起跳板”。这两词，促使他深深思考：到底要把根扎在哪里？

张立人眼前幻化出一条通向远方的路，尽管不甚清晰，可大方向应该没有错。但为人处事一向谨慎的张立人，还是不想独自决定如此重要的人生大事。于是，他揣上老同学的信，连夜跳上火车，直接回家找父母商量。

没想到父母的态度非常明确：“书是永远读不完的，知识要靠多方面的积累。实践出真知，这可是一切成功者的经验之谈。”母亲还借用《后汉书》的话启发他：“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在张立人的心目中，父母是自己终生受益的最好的老师。二老是过来人，他们的话句句都有分量。现在他心里有了底，一路皱着的眉头，也慢慢舒展开来。

而一心想把张立人培养成学科带头人的导师，仍希望他能继续读博士。张立人坦承了父母的希望和自己的想法，导师沉思良久，最后松了口气：“用时方觉知识之不足啊！你的选择我能理解，但要记住，参加工作后也不能放弃继续深造啊！”

父母的实践出真知，导师的用后知不足，老同学的真情召唤……张立人下决心走出一条既不辜负父母的期望，不冷落同学的盛情，又不让导师失望的求知之路。

那时，正时兴从有学历的知识分子中挑选人才，充实地方党政领导班子，难得的机遇，恰好被张立人赶上了。于是，他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老师同学，告别了温馨宁静的校园，一头扎进了基层。自此，他便在这条很难适应又必须适应的路上，艰难地跋涉着……

一

秋天的原野到处弥漫着成熟的气息，大片的玉米地闪烁着金黄，微风吹过，“刷拉刷拉”带起一片愉快的声音，此起彼伏，如切如磋。张立人

走在这种气息和声音中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沉重的行李反倒成了他助行的羽翼。他张开了臂膀，把自己想象成一株向上蹿的玉米，根深深地扎入沃土，结出饱满的籽实。

满脸汗珠子的张立人突然站在了田玉跃面前。田玉跃一愣：“哎呀，怎么这么快就到了？办公室的人没接着你？”说着赶紧吩咐身边工作人员倒水，递毛巾。“这就是我给你们天天念叨的张立人，大才子！”正忙不迭地介绍着，办公室负责接待的小刘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派去接站的车在路上抛锚了，耽误了时间。

田玉跃的眼睛狠狠地瞅了小刘一眼，瞬间又变戏法似的换成笑脸，说：“好在火车站离这儿不是太远，正好让咱们的大才子顺便欣赏欣赏咱这乡村风景……”

田玉跃潇洒自如地指挥着这，指挥着那。张立人心中暗自佩服，觉得他真不简单，已全然没有了在校时的腼腆和木讷，每句话，从他嘴里蹦出来，都觉得是那么熨帖，那么得体。

洗过脸，张立人坐到吱嘎直响的椅子上，由衷地说：“玉跃，想不到这几年你进步得这样快，处事又想得那么周到。”

田玉跃哑然而笑：“哪里哪里。不过，在基层确实锻炼人啊，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你不干谁干？所以啊，像你这样的人才能到我的镇上工作，那不仅是财神，我看就是活神仙。”

这句话，数年后张立人才明白了其中的含义。他憨笑着，说：“你把我想得那么重要，当心会失望的哟。不过，既然以后在你手下工作，还请多多关照才是。”田玉跃轻轻地捅了张立人一拳，说：“看，你见外了不是？什么手上下下的？咱是一起干哪！走，看看你的宿舍去。”田玉跃拉着张立人的手，来到早已为他腾空的两室一厅的住房，五十来个平方，桌椅、被褥一应俱全。

报到后的第一顿饭，自然是田玉跃做东。为表达主人的热情，他特地把接风宴安排在自己家里。张立人不好推辞，嘴上说别客气别破费，也只好客随主便。

办公室的小刘将张立人引领到田玉跃的宿舍。一敲开门，张立人愣住了，田玉跃的妻子梅芄，竟然是张立人的中学同学，学校里有名的“大美人”啊。太巧了！他至今还记得，那时学校倘有内外宾参观，或与友校联欢，她从来都是学生代表或主持人。梅芄可谓才貌双全，高中毕业报考了

沿海城市里的一所医学院，主攻心脑血管专业。

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能在此时此地以此种方式相遇。两人对视，弄得田玉跃有些不知所措。蓦地，两人几乎同时开了口：原来是你呀！

是啊，快十年了，都变了。梅荒由学生到医生，又成了书记的妻子；张立人的鼻梁上多了一副近视镜，现在又在田书记手下工作。无意中的巧合？还是造化弄人？目前还说不清楚。现在只能说，田玉跃，是这个方圆十几里的当家人、主心骨；梅荒是县医院下派到镇卫生院作业务骨干的唯一的大学生；张立人呢，则是镇上学历最高的一个。他们这三人组合，是这个边河小镇的骄傲，是智慧的高地，也是全镇三万多人的希望所系。

橘黄色的柔和的灯光泻下来，照着满桌的美食佳肴。梅荒告诉张立人，这都是她亲手做的特色菜，厨艺水平不高，但心是诚的。张立人信以为真。他并不知道，这是机关食堂的厨师精心做好了端过来的，梅荒只不过是把饭菜摆在了餐桌上而已。这时，梅荒解下围裙端起酒杯，先行声明：本人酒精过敏，只能以水代酒，望老同学谅解。张立人自知不胜酒力，喜出望外，便说：“我基本上是滴酒不沾，也以水代酒，咱们以谈为乐。”两人碰了碰杯，各自呷了一口水，便落座叙旧。张立人一时感到和乐惬意的同学相聚的欢情，似乎要溢出来充满这整个宽敞的屋子，进而弥漫到夜的世界。

张立人看着梅荒，又看一眼她做的菜品，特别是肉丝切得很是均匀，就说：“老同学，你刀功不错呀！我想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犯了事坐了牢，家属把饭菜送进去，这犯人一看饭菜就落了泪，说这是家母亲手做的。那狱卒好生奇怪，问：何以见得？犯人说：母亲做菜，切肉未尝不方，断葱以寸为度……”

梅荒说：“立人不愧是名校的硕士，真有学问啊。我是瞎做，你凑合着吃吧。”而田玉跃则始终处于亢奋之中，他端起酒杯，忘情地说：“刚才立人是表扬梅荒，也是在提醒我啊。我们当官的不能犯事，要廉洁勤政，体恤百姓啊！”张立人一愣，想解释一下，把话题岔开，但田玉跃没给他机会。田玉跃又道：“你们两个可谓我的左膀右臂，家里没有梅荒不行，镇里没有立人不行，一个贤内助，一个强外援，不愁我田玉跃今后工作上不去。”说着，吱溜一声一饮而尽。紧接着，又为三人相聚干一杯，为爱妻干一杯，为好友张立人干一杯。这田玉跃真是海量，四杯下肚，少说也有半斤多白酒，可他仍谈笑风生，毫无醉意。还是张立人觉得不好意思了：

“玉跃，不，田书记，酒喝多了会伤身子，还是不喝了吧，我也陪不了你。”梅荒赶紧打圆场，说：“老田，行了，吃点饭我要回妈那里去看孩子呢。”

“孩子？”张立人吃惊不小。没等梅荒回话，田玉跃便抢先答道：“我们的儿子已上幼儿园了。”

张立人连连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啊！”

挑灯把酒对知己，不觉已夜深人静。在回宿舍的路上，张立人的心情畅快极了，暗暗庆幸自己抉择的正确，笑叹自己当年只知书本的重要，没想到实践这本厚厚的大书，更需要一生一世去潜心研读。

褒奖的话语，赞许的目光，美妙的感受，使张立人铁了心要在这个小镇，施展一下自己的才华，竭心尽智助田玉跃成就一番事业。

环顾着陌生而属于自己的两室一厅，张立人恍如梦中。正准备拾掇一下行李，几声清脆的敲门声响起，赶忙起身敞开门。来人是田玉跃。沾了酒的田玉跃红光满面，比白天显得更加精神。

田玉跃说：“有些话我本来想在吃饭时向你说一说，没想到你也不喝酒，结束的时间就早了，还是到你宿舍来聊聊吧。”

张立人心里一阵感动，随即说：“你给我那封邀请信，最打动我的一个是‘平台’，一个是‘基层’。现在又被你的快节奏所感染，你可真是事业狂啊！看你争分夺秒的劲头，我已预感到你这里工作的分量。说心里话，我已感受到了压力。”

张立人的这句话，让田玉跃高兴得起身紧紧握住他的手，使劲地摇着，连声说：“知我者，立人也。那封信就是发自我内心的话。如今你已有了压力，我引进你这位高级人才就瞎不了。希望你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这个小镇，献给这里的三万多老百姓。”

张立人顺着田玉跃的话题，一边倾听，一边倾吐。所谓“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谈”。瞥一眼窗外，一轮明月衔住楼角，星光熠熠，虫儿唧唧，时钟已指向午夜十二点，田玉跃却依然谈兴正酣。这时，镇委办公室秘书小王轻手轻脚地进来报告田玉跃事情，谈话才算结束。

送走田玉跃，张立人睡意全消。第一天报到，第一顿家宴，第一次乡间夜话。一连串的第一，搅得他辗转难眠，浮想联翩。实在躺不住了，索性拧开台灯，翻开笔记本，写起了自己的工作打算。直到东方既白，他才躺在床上眯了一会儿。蒙蒙眈眈，听到楼上有脚步声，知道是该起床了，

急忙跑进洗手间，洗把脸，就匆匆下楼，直奔镇机关……

张立人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了工作状态。每天都如同写字台上那个上紧了发条的马蹄表，不停地嗒嗒嗒嗒……他一会儿要镇里近三年的各种经济数据，一会儿要各行各业的发展规划；一会儿要劳动力统计表，一会儿要土地、水资源调查报告。总之，不管是这个镇的地理、历史、风土人情，还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情况，甚至连光照时间的长短、降雨量的多寡都要一一查阅。有些资料根本就没有，只能找几个熟悉情况的人，不厌其烦地了解些大概。张立人的智商也真是够用的了，听一遍，看一遍，就记得清清楚楚。凡是被他了解过情况的人，都佩服他的水平：张立人，见识不一般，能人啊！

不觉冬天已到，风声凛凛，雪花霏霏。走在白皑皑的镇委大院里，张立人回首看自己踩下的深深浅浅的脚印，觉得这半年过得很快，也很充实。经过这半年的工作，他几乎把镇里存档的文件、材料、报表全看了，并且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镇三十多个自然村和若干个村办、户办的小工厂、小作坊，还到几家养殖大户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向他们深入了解家禽、水产养殖的流程和盈亏情况。他像海绵吸水一样，一点点地吮吸着来自方方面面的信息，唯恐漏掉一星半点。他现在感到自己脑子里充实多了，基本掌握了全镇经济发展的鲜活、翔实的第一手材料，觉得自己正一点一点地融入这个小镇，客居的感觉一天天淡去。

做完了这一切，张立人似乎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素材的积累。于是，闭门谢客，奋笔疾书，草就了全镇经济加快发展的几大设想，诸如：如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加快农民增收步伐；如何改造现有乡镇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如何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如何利用湖泊资源开发养殖业，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如何通过培训提升农村管理者素质，从根儿上解决乡镇层面发展瓶颈……由点到面，逐一论之，有情况分析，有对策措施，条分缕析，前瞻性强，适用性强。推敲了多次，修改了多遍，开了若干个座谈会，又请来许多厂长、村干部和分管经管工作的镇委干部帮助“会诊”。尽管有些名词术语他们听不懂，但好多设想都被认为是可行的和必需的，他这才送给田玉跃审阅。

对于张立人来后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这位年轻的书记简直无话可说，除了感动、感谢，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词了。

两人交谈正欢，田玉跃接到县委办公室的电话，要求镇里迅速做好准

备，三天后县委书记潘晓升要来边河召开专题座谈会，探讨如何加快改革步伐，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加快商品经济发展的问题。只听田玉跃在电话这头不停地点头：“好好好，是是是，一定照办。”一只手放下话筒，另一只手已兴奋地拉住张立人，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立人你是真正的及时雨啊！”

田玉跃把县委办公室在电话里交代的事情一五一十说给张立人听，并以镇党委书记的口吻说：“老张，把你写的调研报告抓紧改成座谈会发言的口气，写成咱边河镇党委的发言稿。”

说完，起身就走。刚走几步马上又停下来，对着陷入沉思的张立人说：“发言人就是我，改成我的口气。改好后就直接打印，我就不看了，你全权代表吧，我马上去安排一下会议的接待工作。”

张立人愣了一下，想说什么，欲言又止，只是说：“好，我抓紧准备，改好后你还是看一下为好，因为对这样的事我现在心里还没大有数。”

田玉跃边走边说：“现在的稿子就很好。县委这次开的座谈会，就是讲思路、讲办法，因为潘书记这个人名牌大学毕业，很有点理论水平。我实在没时间看了，县委书记经过的路线，我要亲自看看；走访的单位我要逐个亲自安排；可能与领导碰面的人，我要亲自叮嘱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参观的点儿，现场情况我要亲自察看；休息的地方，室内室外我要亲自检查，等等。上面一把手来了，这些事也就成了下面的一把手工程。”说着，又凑到张立人的耳朵上说：“尽管忙点，可谁都盼着上级主要领导来，只要汇报好，再把看的地方筛选好，领导人的脑子里就挂上号了，我们的希望也就来了。”

不听则已，听着田玉跃一个个“亲自”，张立人不由得浑身冒汗，原本他只想把学到的知识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没想到一开始就与上级主要领导的关系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汇报稿竟然如此重要，那不是说这次座谈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吗？初入仕途的张立人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于是，他把署着田玉跃名字的发言稿改了又改，推敲了再推敲，生怕因自己的疏漏给田玉跃带来哪怕一丁点儿的负面效应。直到改得头昏脑涨了，他才走到院子里清醒清醒。他仰起脸来，任雪花入颈，脑子却一刻也不闲着，搜索着更恰当的词语，仔细揣摩着田玉跃的口气。然后又来回在雪地里走，小声嘟囔着那些句子。猛然间一回头，看到自己踩过的地方，鞋上的泥巴让白雪变黑了，他脑子里想起唐朝大诗人孟浩然踏雪寻梅的故事，嘴里念

叨着：我本来可以不踏那白雪……又发小知识分子矫情了，念头一出来，他就用拳头砸一下脑袋，告诫自己。于是，又快步回到房间，埋头修改。

眼看会期就要到了，张立人也没有见到田玉跃的影子，拨了几次他宿舍的电话，梅荒总是说他没有回来。

张立人心中不由得感叹：在乡镇当个一把手真不容易，两眼一睁，忙到关灯。但他也纳闷：是不是所有的一把手都是这么个干法？他问梅荒，梅荒在电话里笑着告诉他：“只有干的人才知道。”张立人觉得这样的回答，尽管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倒也不乏哲理。

明天就要开会了，还是没见到田玉跃，张立人确实有些急了。不觉间一天又要过去了，他把稿子不知看了多少遍，连标点符号也都斟酌再三。坐着看一会儿，又走着看，躺着看，有时躺下昏昏欲睡时，忽然又想起一个地方不妥，就又拧开灯，披衣下床，再作润色。书记没审之前他总是不放心，毕竟他这是第一次干这么重要的大活儿。

这几天，特别的冷，张立人有点感冒，老是咳嗽，流鼻涕。他在床上擦了两床被子，准备捂捂汗。突然，门铃响起，张立人一骨碌爬起来，拖拉着鞋跑去开门，来人正是田玉跃。“你真把我急死了！”张立人说，把稿子放到田玉跃的面前，又赶紧倒上杯开水，递给田玉跃。

田玉跃一脸疲惫，眼珠发红，裤脚上还沾着泥巴。看到田玉跃累成这个样子，张立人马上又把稿子拿回自己手里，说：“你先喝口水，歇一歇，我读给你听怎么样？”田玉跃高兴地说：“好啊！你是高家庄的吧，智商高的人出的点子就是高，这样一举两得，太好了！”于是，田玉跃端着茶杯侧耳细听，双眼微闭，两个指头优雅地轻敲着茶杯盖。张立人则站立着，煞有介事地读着稿子。尽管感冒了，偶尔咳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效果，但张立人带有磁性的普通话仍将发言稿读得抑扬顿挫，字字生根。

田玉跃听着，不时插上一两句。插话时，睁开眼，稍作停顿，仿佛在深思。听完最后一句，兴奋不已：“好极了，好极了，我寻思这一炮肯定能打响！”说完，就在稿子首页上龙飞凤舞地写下“速印。田玉跃”几个字。尔后站起来，道：“老张，受累了。你是不是感冒了？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不行，叫你老同学梅荒给你熬点姜汤喝了发发汗。”张立人推辞说：“没那么娇贵，歇歇就好了。”

材料得到田玉跃充分肯定，仿佛论文得到导师表扬一样。是啊，如今的田玉跃不正是张立人的实践导师吗？这样想着，好像感冒一下子轻了许

多。重新躺下，随手拿起美国作家德莱塞的《金融家》来。这是他换脑子的习惯做法，读小说，也是读经济。德莱塞是个了不起的人，小时候光着脚丫在铁道两旁拣过煤渣，他热爱着终生贫苦但勤劳的农家出身的母亲，深知下层人们的悲苦，所以他终生把目光投向弱势群体……

正式开会这一天，没有通知张立人参加，因为与会人员都是各乡镇和县里部办局的一把手。别看张立人刚来不久，却懂得开会是要讲级别的，不管人多少，职务和级别上不去，是不能随便进会场的。连坐哪个位置，都有明确的规定，一点都乱不得。乱一点儿，就有人不舒服，就有人尴尬。每人胸前都挂着个红底黑字的“出席证”，脸上挂着笑容，很神圣似的。许多人包括张立人，只能等会后逐级传达时再去学习领会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

座谈会按时开场。会议主持人自然就是县委书记潘晓升了。尽管年龄五十不到，可在县委书记的岗位上已经有六、七个年头了，说话的语气和平时的做派，老道得很，俨然一个久经政坛的高手。只见他甫一落座，目光扫视全场，先是抬起右手，向下压了几下，示意站起来鼓掌欢迎的与会者坐下，随即郑重地说道：“这次把大家召集到边河镇来，是为下个月召开的全县领导干部大会做点儿准备。这既是一次座谈会，也是一次现场会。就请田玉跃同志先发个言，大家先听听他的想法。”

田玉跃接着县委书记的话茬，先是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又谦虚了一番，随后话锋一转，直奔正题，侃侃而谈。他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讲得丝丝入扣，有情况介绍，有数据分析，有理论升华，既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又深入浅出地讲明未来发展需要调整的工作思路和应当着力解决的问题。汇报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思路开阔，切合现实，不仅与会者听了暗暗佩服，就连县委书记潘晓升也频频点头，面露喜色。

田玉跃明显感受到了会场的气氛，讲得越发来劲，妙语连珠。话音刚落，潘书记就带头鼓掌。这样的场景，在泉滨县是很少见的。以往都是在讲话人最后“谢谢大家”时，才能听到礼节性的零乱的掌声，这次是县委书记带头鼓掌，而且持续了足有一分多钟。田玉跃激动得脸都有些发红发烫了。

对掌声，领导干部大都看得很重，尤其是新来乍到的领导人，为了博得些许掌声，有时真是煞费苦心，甚至绞尽脑汁。要么请文坛高手捉刀，要么请节目主持人伴读，啥时候抬头，啥时候停顿，啥时候微笑，一招一

式，都要暗记在心并熟读成诵。到了当众亮相的时刻，发型须精心梳理，衣服要绝对合体，面对讲台上早已摆放好的一排话筒，伴随着摄像机的推拉摇移，一字一句，慷慨激昂，不时抬高嗓门，不时挥动手臂，不时点头鞠躬，精心设计的排比句式，配以精心设计的肢体语言，引来全场阵阵掌声。末了再来个“谢谢大家”，深鞠一躬，又是掌声一片。演艺行当有句经验之谈：台上三分钟，台下多日工。掌声是信任，掌声是认同，掌声是支持。掌声不容易得到，得到需要下工夫。而今天田玉跃得到的掌声，本人却没费丁点儿工夫，他的唯一的工夫就是把张立人这位高手延请而来，又放手放心地让他工作，自己又特别认真地极其诚恳地读了他写的稿子而已。田玉跃用热毛巾擦一把脸，又朝潘书记微笑着点点头，尽量把内心深处的得意之色压下来，咽下去……

且说县委书记带头鼓掌后，当着与会者的面立马就亮明了自己的也是县委的态度：“田玉跃同志的发言，是动了脑筋的，对上级精神吃得透，对下面情况摸得透，两头结合得很好。我看，这不仅仅是为边河镇今后的发展提供了良方，也为全县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会者望着县委书记喜出望外的神态，自发地再次鼓掌，以示对书记讲话的赞同。而田玉跃此时的心情甭提有多恣了。只见他一个劲地埋头在笔记本上飞速记录着潘晓升的讲话，生怕丢掉一句话一个字，恨不得连潘书记的语气、神态也捕捉下来，刻印在心。

记着，记着，忽听潘书记说：“准备好发言的同志可以把稿子留下我看看，下面主要是针对田玉跃同志的发言，讲讲各自的看法。”

众人一听，明白自己原来准备的那一套没用了，临时讲什么又没有材料班子帮忙，个个大眼瞪小眼，望着潘书记，一时谁也说不出新词来，只是众口一词地说：“好，很好。”随后你一言，我一语，都在变着角度，搜肠刮肚地寻找词汇夸奖田玉跃同志讲得有的放矢，全面深刻。与会者中有的虽然不情愿夸奖田玉跃，但他们明白，说是夸奖田玉跃，其实是在变相地从各自的角度各自的位置，印证着县委书记的正确。

潘晓升早已料到这个结局，于是说：“既然大家没有新话说了，会议就开到这里。会后，愿意留在这里看看就待上半天，不愿意留的也可以回去抓抓各自的工作。快到年底了，大家都抓紧点，啊？”

潘书记起身拍着田玉跃的肩膀说：“干得不错，小田，长进很快。从刚才的发言看，你的理论功底也很厚实啊！”

田玉跃第一次听到潘书记这样表扬他、肯定他，一时简直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一个劲儿地说：“都是组织的培养，都是潘书记的栽培。”

潘晓升说：“改革以来，大家都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可哪有那么容易！现象有那么好看吗？你只有摸透了上下两头才能透，摸透了，还得理论研究透了，才能真透啊！”田玉跃马上又掏出本子来，一边记一边说：“书记说得太对了！”潘书记说完，兴奋地带着田玉跃的稿子，坐车回县委了。

送走了县委书记，田玉跃又马不停蹄地赶去陪兄弟乡镇和县直部门的负责同志。结果赶到住地时，已是人去房空。没有赶上送送大家，自己心里觉得很踏实。于是，他又分别给那些有些分量的负责人一一打去电话，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尤其对县委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和县委驻地的镇党委书记，道歉的话就更多了一点，不仅说了若干个“对不起”，还真诚地提出要听听对自己发言的意见和对镇上工作的看法。对方自然又是一番恭维的话，因为县委书记都明确表示了看法，他们又能说什么呢！田玉跃呢，脑子里又开始回放着潘书记临走时对他说的这番暖心窝子的鼓励话，大有大功告成、功成名就之感。

该应酬的都应酬到了，时间已到深夜。田玉跃这时才想起了张立人，便径直朝张立人的办公室走去，还没推开门，先是听到张立人剧烈的咳嗽声。

其实，会上潘书记的讲话早已不胫而走，张立人已经听说了。听了田玉跃绘声绘色地讲起会场的气氛，县委书记带头鼓掌的情形和与会者褒奖的话，甚至连一些带有不同地方的方言都惟妙惟肖地学出来了，真使张立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自然也是兴奋不已，好像会上发言的是自己。

张立人走上前去，伸开双臂紧紧搂着田玉跃热泪盈眶，喃喃地说：“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田玉跃心想：该说谢谢的应当是我啊，我要说的话倒被他先说了。

田玉跃难以理解张立人此刻的心情。一个寒窗苦读近二十年的学子，今天第一次见到优秀的学习成绩落地了。“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天生我才必有用”，自己虽然称不上“英雄”和“有才”，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将储备的知识派上了用场，怎能不使他激动难捺！查阅了多少资料，走访了多少群众，跑了多少路，熬了多少夜，都不在话下，关键是没有白忙活！在学校做论文，最多是导师说几句好话，然后是孤芳自赏，哪能像这次这

么庄重，这么多人当“真经”听。他盯着书桌上那一摞摞散放的材料，盯着床上摊开的书籍，双手抹一把脸，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一天，张立人过得很是惬意，大有点“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兴奋。兴奋之余，他想起了外地的父母，赶快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把这一喜讯传递给双亲。二位老人自然是为儿子的成就高兴，也免不了嘱咐几句注意照顾好自己、有空儿多回来看看之类的话。

二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进入腊月，大家都忙活着总结、评比。改革的座谈会已开过了一个多月了，张立人也被镇党委任命为党委办公室主任，虽然只是个股级干部，但名称好听了，大家也由此把老张改口为张主任了。当然，这一头衔是经田玉跃一再提议，才由镇党委正式下文公布的。一开始，别人喊“张主任”，张立人很不习惯，有时一愣一愣的，总觉得不是叫自己而是在喊别人。

别看镇党办主任这个官芝麻大小，想当的人还有几个。据说，王秘书、李干事，还有镇政府资深的苗助理，甚至负责接待的小刘，都有此想法，有的找镇领导表白个人业绩，有的通过各种关系拐个弯把话传到镇领导的耳朵里。但不管来自何方的意见，田玉跃和党委的其他领导同志都一致认为，张立人是应当优先考虑的人选。张立人就这样坐上了相当于股级干部的党办主任这把交椅，官位尽管不高，但他还是有点受宠若惊。田玉跃找他谈话时，他明确表示，自己不在乎当什么官，只是想认真踏实地做点事，把学到的东西用到实践中去，别无他求。

窗外，寒风刮着电线嗷嗷作响，一只寒雀颤抖着身子站在上面，尾巴上的羽毛，被风掀得一翘一翘的。窗下几棵叶片早已发黄的竹子，也刷刷拉拉地随风晃动。此情此景，张立人不由地吟出郑板桥在潍县当知县时留下的千古名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但他马上又哑然失笑了，人家郑板桥是七品县令，咱才是个股级干部，还差得远呢，咱还没有发此感慨的资格啊。可张立人再一想，大小咱也是个官了，是官就要关心民瘼，不能尸位素餐！

田玉跃一面赞赏张立人的淡泊名利，一面又忠告他，要想更好地发挥作用，实现人生价值，没有一定的职位是很难实现的。他用了一个非常贴切的比方：假如你是一位高水平的演员，如果不给你提供一个像样的舞台，又不给你演出机会，更不让你当主演，而是一直让你拉大幕，即使你手拉出茧拉出血来，又有谁知道你是个优秀演员呢！舞台、角色和机会，对一个艺术家重要，对一个从政者来说更重要。必要的客观条件与个人的主观努力必须结合起来，才有成绩可言，来了机会，才能接住。田玉跃不愧是学哲学的，一番话说得张立人哑口无言，喃喃着：明白了，明白了。

至于镇里几位想干党办主任没有干上的同志，早就被田玉跃几句话给打发了。田玉跃对王秘书、李干事和小刘说：“镇党办主任同秘书、干事级别一样，都是镇管干部，只不过是伙夫改称炊事员，名称似乎好听点，其实什么都没变，你们还是各干各的事，张立人只管写他的材料。你们还是我身边的要员，缺了谁，离了谁也不行。”

书记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显然心里没有把他们当作外人，王秘书、李干事和小刘也就释然了。大家相安无事，镇机关仍平静如初。

一切处理得是那样快捷，一切安排得是那样得体。田玉跃在张立人眼里，简直就是个大能人，由开始的暗自佩服到现在的敬重有加。他们已经不是昔日的校友同学关系，而是今天名副其实的上下级关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田书记是一位有能力、有魄力、有办法的领导。张立人过去佩服的是自己导师的教学科研水平，但知识渊博的教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而在边河镇，田玉跃是唯一的，是无人与之争锋的主心骨。他庆幸自己又寻觅到了一位实践的导师。

正在张立人思前想后的时候，田玉跃特地过来告诉他，明天一早跟他一起到县里开会，并要他带上有关改革开放的材料，住到靠近会议驻地不远的东方宾馆，便于随时保持联系。

一大早两人坐上北京吉普，直奔县委驻地。张立人很知趣地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田玉跃直接坐到后座上，还客气了一番：“立人你也坐后面吧？”张立人忙说：“不用，田书记，我坐前面方便。”途中，田玉跃随口说起自己的一些同学，谁在哪，谁在哪，有当老师的，有当技术员的，当然，绝大多数同学因没机会进大学门，所以还在农村。说来说去，最后张立人说，田书记，你的位置目前是最高的。田玉跃会心一笑：“哪里哪里，咱都是干活的。”他伸一伸懒腰，说一声“真累”，一会儿就打起鼾来。

吉普车在一所别致的平房门前停下，迎上前来的竟是王秘书。原来，凡是县里召开重要会议，乡镇的领导都带着一个工作班子住在会外的宾馆里，随时听从乡镇书记的调遣。大会讲话，小会发言，分组讨论，汇报情况，经验介绍，都由工作班子起草，主要负责同志过目后，即刻打印，为书记会上备用。张立人头一次接受这个任务，有些诚惶诚恐，担心自己那点“墨水”应付不了如今多变的会场需要。他正想跟田书记请教请教，可待他下车后，田书记车没下就直接到会议驻地报到去了。

张立人走进宽敞明亮的房间，放下手里提着的公文包，水没顾上喝一口就取出有关改革开放的文件材料仔细研读起来，并不时在稿纸上写下自己认为重点的句子和新的提法新的精神。此时，张立人已完全处于临战状态，随时听候田玉跃的命令。看呀看，写呀写，一天倏忽而过，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他真有点耐不住性子了。这时想起了王秘书，找了几次也没有找着，后来听服务员说，王秘书当天就回到镇上去了。既然书记不来找，自己又不便去见，只好在房间里坐等消息。在来县城的路上，田玉跃曾说过，县里开会一般不允许带工作人员，可没有哪一个乡镇听的，都把带来的人员放在各自预订的小宾馆里，每个乡镇带来的人都是尽量找个条件好一点的住处，反正也花不了几个钱，对工作有好处，不仅可以为开会的领导即时提供服务，还可为会议的贯彻写好领导讲话稿。这样领导同志在会议期间，就可以跑跑要害部门，串串领导的门，请有关同志吃吃饭，疏通疏通关系，交流交流感情，如此，关键时刻若求人帮忙，人家才肯伸出援手。平时大家都在忙工作，找谁都难，只有利用开会的时间，想找的人都在县城里。

张立人第一次知道开会还有这么多道道儿。实践真是丰富多彩，我一定尽快补上这一课。因此，自己是吃完饭就进房间，连散步也不敢，甚至在洗澡间冲澡，也支棱着耳朵，留神着电话或敲门声。说来也巧，就在他六神无主的时候，骤然响起了电话铃声。张立人抓起话筒就听到田玉跃的兴奋之声：“老张啊！一切都很顺利，县委潘书记让我用座谈会上的发言稿，今天在大会上第一个发了言。市委的领导和市直有关部门的领导也都来参会了，会后市委王副书记还专门找我交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据县委办的同志讲，王副书记很少与人交谈那么长时间。对了，他还准备以市委办公室的名义转发我的发言稿，还要加上市委的重要批示。”

田玉跃越说越激动，语速越来越快，竟然忘记接话人是谁了。末了，